

# 朝花夕食

□宜兴 吕瑞芳

美栖村的一天,是从一片玫瑰花海开始的。

走进美栖花田,铺天盖地的鲜花、绵绵不绝的香气、绚丽缤纷的色彩……这真的是美栖村吗?曾几何时,村民们还是“冬种小麦夏种稻,一年到头田里刨”,庄稼的收成就是他们一年最大的收入。

踏上肥沃厚实的泥土,才笃定下来,正是美栖村。这里的风是柔和的,空气是清甜的,有熟悉的白鹭从低空轻轻掠过,只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玫瑰花。惊艳之后,便扑入花田,开始各种疯狂自拍。此刻,天高云淡,鲜花盛开,突然什么也不想做,就想在花海里躺下来,看着蓝天,闻着花香,枕着玫瑰。

刚想躺平,肚子却“咕咕”叫起来,瞬间把人拉回现实。只是,这美丽的玫瑰花能吃吗?屈子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之句,难道美栖村民能用花瓣与露珠为食材,来烹调人间美味?

心有所动,便闻到一股香味,不是花香,胜似花香,香得人饥肠辘辘。循着香味走进园艺中心,一落座,便有人端上一盘刚出炉的鲜花饼。不错,正是这个香味。村民介绍说,这款鲜花饼的特别之

处在于馅料,它是用当天凌晨四点多钟采摘的带露花苞酿成的。在美栖村,从一朵花到一块饼,只有半天时间,因为特别新鲜,所以称之为“朝花夕食”。

好一个“朝花夕食”!咬一口,酥、脆、香,面饼入口即化;再咬一口,玫瑰花的香气开始泛滥,鲜花的清香、馅料的甜香、面饼的奶香混合在一起,丰富的口感一起袭来,细细品味,又层次分明,回味无穷。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呢?花瓣的味道?不,仅用花瓣一词根本不足以表达它的丰富,里面有晨露的清新、阳光的温暖,还有星光、原野、夜虫的歌唱……不错,正是春天清晨的味道。这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美栖人的创造。唯有人世间最新鲜、最唯美的食材,加上美栖村最勤快、最灵巧的双手,才能成就这道绝美的“朝花夕食”。

再斟一杯美栖玫瑰花茶,色泽橘红透亮,口感醇厚香甜,既有宜兴红茶的甜香,又有玫瑰花茶的清香,还自带一种悠悠的果香,滋味绵长丰富。我以为加了红茶,问过才知,这是全发酵花茶,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物质,纯粹是玫瑰花瓣通过萎调、揉捻、发酵、干燥而制成的,也叫“金汤玫瑰”。

## 馄饨·云吞·抄手

□扬州 徐林

北方人爱吃饺子,南方人爱吃馄饨。

水饺皮,是圆形的;馄饨皮,是方形的。水饺馅,丰富多彩,可荤可素,甚至鸡蛋也能做馅;馄饨馅,相对单一,多是猪肉,或鸡肉,至多鱼肉。

扬州人喜欢将饺子叫作水饺,馄饨叫作饺子。将馄饨与面一同下锅煮食,便叫作饺面。扬州人吃面,不一定放胡椒。吃馄饨,必定放胡椒,而且喜欢红汤,即专门调制的虾酱油汤。

扬州馄饨,也叫小馄饨。说是小馄饨,其实不算小。一碗馄饨,二十来只,肚量大的,也能吃个半饱。三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上

海。逛城隍庙时,感觉肚子有些饥,见路边的小吃店有馄饨卖,便要了一碗。馄饨上桌时,傻眼了:一只掌心大的小碗,浮着十来只拇指甲大的小馄饨。这一碗小馄饨下肚,非但未能解饥,反觉更甚。

要说解饥,自然还是大馄饨。曾在江南水乡西塘,吃过一次大馄饨。西塘的大馄饨,名副其实,一只能有半两重。大馄饨论只卖,十只大馄饨,当得一顿饭。大馄饨不是捏出来的,是叠出来的,馅心类似水饺。

多年前,在老家高邮与朋友吃早茶。座中有位来自天津的客人,指着馄饨说:“我们那儿也有云

我们就这样品茶韵,闻花香,吃酥饼,只吃得仙气飘飘,两腋生风,感觉自己内外都通透起来,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鲜花的清香,飘飘乎不知身在何处。

看我们喝得兴起,村民便泡了另一种玫瑰花茶。温水注入花茶,便如变戏法一般,茶汤初显深紫色,然后迅速变淡,成了粉紫色,最后变成了梦幻般的淡粉色。喝一口,花香直接而热烈,入口清甜而柔润。

更令人惊艳的是玫瑰花酒。倒在杯中,色泽晶莹剔透,闻一下,香气扑鼻,抿一口,醇厚甘甜,霎时间令人疲惫顿消,让人欲罢不能。据说这玫瑰花酒的酒精度只有12度,刚刚好,正是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喝的度数,小饮几杯,酒微醺,人微醉,此意最阑珊。据介绍,美栖村的玫瑰花产品还有:玫瑰提取液、玫瑰超微粉、玫瑰花酿等等。勤劳智慧的美栖人,硬是将一朵玫瑰花做到了极致。

四方食事,不过一餐人间烟火;诗意栖居,不过此生安放身心。俗与雅、物与心、务实与梦想、烟火气与文艺范,被美栖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在美栖,你我邂逅的不仅仅是一片玫瑰花海,更是一份芬芳与美好。

吞。”将馄饨叫作云吞的,还有广东人。当然,天津云吞与广东云吞,滋味不同。天津云吞,馅心比较单一,以大葱猪肉居多;广东人开放,也敢吃,云吞馅不单有猪肉、鸡肉,鱼虾、海鲜也入馅。至于为何叫云吞,一说馄饨的异读,一说馄饨大小刚好一口吞下。

上世纪90年代,还能在成都和重庆的街头看到卖面食小吃的担挑子,有面条和抄手。抄手,是叠出来的,没下锅时,有模有样,一下锅,便跟馄饨一个模样。至于为什么叫抄手,大约因为它皮薄易熟,抄手之间就能出锅吃吧。

四川抄手,也是红汤,不是虾酱油汤,是红辣油汤。

## 最是欢喜烟火色

□福建龙海 胡美云

看书至夜深,有雨忽至,淅淅沥沥的小雨,轻轻地扑在案前的窗上,再静静地滑落,不像是雨,倒像是夜色与窗户的一次温柔互动,让窗内看书的我,不自觉地凝了神,独自莞尔。

很自然地想起了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明明是夜深人静,明明是岁已暮春,却有着如春天般的热闹忽然涌上心头。想起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春日正盛的街市,闲闲的逛街客,悠悠的卖花人,还有长街深巷里,那些清澈如水的叫卖声。

那样的街头,有着我最喜欢的人间烟火色。

想起儿时在家,最是喜欢种花,每到春天,必会将之前搜罗珍藏的各种花籽拿出来,小心而慎重地撒在门前松软的院墙脚下,然后冒着一场又一场的细雨,在松软的泥土里一点一点地寻找它们新的踪迹,眼看着它们冲破薄薄的黑色外衣,看着它们绽出青青的芽,再看着它们生根,茁壮地

成长,慢慢地散了叶,打苞,开花,日子缓缓流淌。

在所有我种过的花里面,最是喜欢栀子花,因为在乡间栀子花极好养,不挑地儿,随随便便折下一根花枝往泥土里一插,便能带来许多惊喜。我喜欢栀子打苞时的青翠如玉,也喜欢它们半开时悄悄露出的半白,如月牙,更喜欢的是花开后那沁入心尖的花香。

我也记得,那时候的春天,乡间的小路上会出现很多的小鸡,它们就像春天来到时,那些一夜之间长满路边的小草一样,出现得那么自然,那么的应时应景。那些散养的小鸡,会被各自的主人染成独具一格的颜色,以作区别。它们自由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叽叽叽的声音软软地叫着。

后来读书,读到陶渊明的诗: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那些在记忆里沉寂了很久的袅袅炊烟,那些熟悉的乡间小路和低矮的旧旧的房子,那些许多年未见的、用亲切的乡音叫

过我小名的人,便一起随着记忆,那么自然地走过来,走到我的眼前。这样的烟火色,随着年纪的增长,只会越发地叫人心生迷恋。

假日的时候,偶尔我会起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,最喜欢找路边的小摊买些水灵灵的青菜。卖青菜的大多是一些周边村子里闲下来的阿婆们,自己种的青菜吃不完便拿到市场找个空着的地方摆一摆,连秤都不用,只捆成一把把的齐齐放在那儿,也不用吆喝叫卖,那些沾着晨露的青菜会很自然地吸引着路过的一双双眼睛。

卖菜的阿婆早已熟悉,有一次我去买菜,她熟练地递来一把青翠欲滴的香菜,一起送来的还有一脸亲切的笑。提着青菜回去,走在热闹的菜市场,看着来来往往手提车载,如我般逛于菜市场的人。汪曾祺的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跃然心尖。一路好心情,朝着家的方向喜悦而行。

四方小院,流年安稳,烟火寻常,皆是欢喜。

## 刻在碗上的字

□兴化 王大智

大约四十年前,人家买碗都要在碗底刻上一个字。

刻什么字呢?一般刻家主姓或名中的一个字。

怎么刻呢?高级一点的有专门刻字匠,简单一点的自己动手。手捏一根铁钉,用小锤轻轻敲打铁钉屁股,铁钉在碗底一点一点地挪步,最后一个字就刻好了。要特别注意的是把握好敲击的力度。小了,打滑,字刻不上去;重了碗开裂。力要不大不小,恰到好处,须在刻中揣摩。

为什么要刻字呢?那个年代碗也是重要的家什。当一个人家办红白喜事时,人突然增多了,碗啊筷子的不够用了,就要跟左邻右舍,甚至通庄借。多个人家的碗混在一起,为了区别,刻上字最妥当。

那时碗破了是舍不得扔的,等补锅匠来把碗补一补,继续用。记得乡间常有一个亲切的声音:补锅啊。“补”拉长,“锅”短促,顺便带出“啊”,是吆喝,像唱歌。话说补锅,其实,也补碗,甚至还补大缸。有的碗是旧缸好了又添新伤,补了又补。衣服打补丁大家是知道的,但碗也打补丁则不一定清楚,忘了这段历史,碗是不愉快的。

不少人家碗也是计划生育的,是对号入座的,一人一只。谁的碗打掉了,谁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,真是丢了饭碗。而且你打碗,碗破成一副可怜相,惹你的父亲打你。打你也不是做做样子的,是动真碰硬的,谁稀罕你,谁家不生三个五个的,又不独独将来等你烧纸磕头。父亲要用柳条在你屁股上留下印记,让你长记性。

小时候,到我姨娘家去玩的时候,发现一只小鸡头上被涂上了红色,正好奇,另一只头上同样涂上红色的小鸡走过来,接着一群头

上都涂上了红色的鸡前呼后拥地走过来。后来到姨娘的邻居家去玩,又发现小鸡、小鸭头上都涂上了蓝色。再到邻居的邻居家看,小鸡、小鸭又涂上了黑色。有的涂在头上,有的涂在翅膀上,有的涂在屁股上。问姨娘谜底揭开,原来为了防止鸡鸭串门走错了家,邻居们预先商量好,各家的鸡鸭涂上什么颜色,涂在什么地方。这样,即使有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,也能凭借色彩的身份证,立即验明正身,迅速擒拿归案。

读史书还知道,经历了600多年风风雨雨的南京明城墙依旧岿然不动,仍是英姿飒爽。为何能这样呢?因为朱元璋建立了责任到人的考核机制,所用城墙要求刻有地名、官名、人名等,如果质量不过关,就按“字”索骥,按名杀头。这么动真碰硬,城墙也就硬了。现在去城墙看,还能看到砖头上的字:“扬州府提调官同知竹祥司吏陶旭、泰兴县提调官县丞王鼎、安庆府提调官通判王士廉……”。除了地名、官名,还有一类人名,如“窑匠黄五人夫福东海(寓意:福如东海)”“窑匠张兴二”。刻字的时间人们也把“质量系数”刻在了心上。

前几年,我去英国短期考察,吃早饭的时候看到鸡蛋上有红色编号,很奇怪,再拿一枚蛋,上面也有红色编号,再拿仍然有。噢,我猜测,这是质量到人。万一你吃到了坏蛋,编号一输,就知是甲公司,还是乙公司的,是张三农场,还是李四农场的。

刻啊涂啊抹啊,简单的文字、符号,能够还原历史的面貌,演绎管理的智慧,这正如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,一滴水可以拥抱整个蓝天。

## 光阴中的房子

□湖南常德 幽兰小姐

人的一生不会只住一套房子,光阴流转,我们在不同的房子里流转。

记得我小时候住的房子很小。清晨,阳光照进窗户,空气里浮动彩色的小气泡,晶莹剔透,好像童话世界的入口。

那时家里没装空调,夏天很热时我会往竹床上泼水,家人说我热得像狗一样。本来打算第二年搬家后再装空调的,但家人不忍心看我热成那样,当天就去买空调了。

记得有一个小抽屉,里面放满了我收集的手帕和橡皮擦。那是我的小小爱好,看见美丽的手帕和橡皮擦就忍不住要买下来收藏。现在想来真是蛮好玩的,当然那些美丽的“收藏品”都在岁月中慢慢消逝不见了,好像一场美梦。

还记得那时的房子是一户挨着一户,一层楼里有许多户,大家共用一个长长的走廊。我很喜欢邻居家养在走廊的一盆夜来香,紫红色的柔软花朵只盛放于夜晚。我经常去欣赏它,尤其喜欢在阴雨天,风雨欲来之时赏花,这样的时刻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

后来搬家到了一个更大的

房子,那个房子因为楼层低,所以很暗。那时我喜欢在房间里一边转悠,一边背诵《木兰辞》,感受文字之美。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,唯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,问女何所忆。女亦无所思,女亦无所忆……”这些文字如今还印刻在我脑海之中。

记得在那个房子里我观看了陈小春版的《鹿鼎记》,那是在夏天,一边吃着香甜的芒果夹心冰淇淋,一边欣赏精彩的剧情,真是太惬意了。

还有一件趣事,那是在搬家之后,一天放学后我迷迷糊糊地走到了老房子门前,我用钥匙开门,但怎么都打不开。正疑惑,嘎吱一声,门打开了,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出现在我面前,他的脸上同样充满了困惑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走错地方了,我已经不住在这里了。“对不起,我走错门了。”慌忙道歉之后我落荒而逃。

现在我住的房子,我特别喜欢书桌,上面摆放着正在看的书、茶杯,还有一个美丽的小音箱。闲暇时读读书,听听音乐,喝喝茶,欢喜度日,是对光阴的最大敬意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9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